

集部

密菴集卷四

明 謝肅 撰

七言律詩

鍾伯震氏歸自荊南即游江滸詩以寄之

得歸越上幽棲日豈似荊南佐政年白舫山川春夢遠綠窓花鳥暮情牽吹簫又送含珠目把釣還依揞石煙亦欲踏青江滸去酒醒同詠卜居篇

還至會稽寄鄉中諸公

南北飄零短髪斑故鄉今喜得生還大車碧輾中原草小舸青看雨浙山五斗米輕元亮達一杯酒重季鷹閒預欣會合應聮句捲海搜春思不慳

復職日聞得子寄鄉里諸公

海右信來徵吉夢日邊朝退感恩榮織成獬廌衣重著抱送麒麟子巳生自顧遂良驚白鬢何煩永叔聽秋聲使軺若得家山過亂插繁花醉一觥

題護甲嶺武鄉

白髪書生過武鄉摩挲腰劔尚輝光闗山對峙東西峻嶺水分流南北長小犬蒼黄隨履跡老牛矍鑠負車箱漚麻池上人如雨石勒何須毆李陽

子城南眺廣武山川

萬疊雄峯翠錯摩烽樓粉堞俯長蘿振衣不盡登臨意對酒聊為慨慷歌疊疊雲山連四塞離離原黍帶三河寂憐漢楚中分地浩蕩鴻溝漲緑波

憲廨言懷

福建提刑按察使宋時為提刑司先為肅政廉訪司有池亭樓閣花木之勝緫名曰樂圃

縱民遊觀

樂圃中間開憲府東頭池閣足逍遥水欄浸月魚游緩雲栱凌空燕語嬌用法倘乖欽恤意居官何補聖明朝却慚才薄虛縻禄唯待秋風奮阜鵰

入獄

兩度入閩持憲節一朝隨例赴神京楚囚冠束蕭騷髮

梁獄書陳懇惻情柙虎有文終自耀土龍不雨敢言靈寸心俯仰真無愧唯待寛恩出聖明

自查湖下湖頂還蓀溪

大查湖内路逶迤北轉蘿岩萬石奇返照美霞美女嶠冷風激樹鴈門祠水犍穩載蘆蕭響山鳥驚看席帽欹黄蘗滿林茅屋近不妨吟嘯過溪遲

沁陽西湯浦次俞尚宇韻

横流觸石溪聲壯古木入雲關路盤不恨風沙吹馬足

要令魚鳥識儒冠鴈書數寄天何遠鶴氅重披日已寒
笑撫西湯亭下柳年年榮悴有誰看

題百步洪

黄河雄吞汶泗來百步東河如帶㣲順水帆飛一鳥疾
逆濤纜掣萬牛遲苔痕不没坡仙字雲氣長浮聖女祠
過客踟躕覽奇勝彭門落日重哦詩

惜花

含南含北飛花急故故隨風拂畫屏落日夢回傷離别

少年心在惜娉婷醉騎宛馬穿金谷笑聽吳娃唱後庭轉首繁華不可見黃鸝空解語丁寧

次韻汪僉事題朱娥廟

鄰兇害媪忝渠何一死微軀抗太阿孝節當年配曹女英蒐終古挾鐃娥翠幃肖貌香燈冷青史流芳歲月多請諡幸逢賢部使蒼崖先為勒名磨

會稽大禹廟

每上會稽何所作長懷帝禹此巡遊山橫玉笥藏弓劍

殿繞梅龍護冕旒天地平成功有在春秋饗祀禮仍修

頋逢海内敷文治重考龜書布九疇

謁鎮閩王廟王有二將居左右嘗化青紅二蛇見香几間以示靈顯閩人有禱即

應

釣龍臺臨江水隅上有玉殿祠亡諸閩地稱王應禹後

漢朝封國在秦餘潮喧鼓吹來滄海雲拂旌旗擁碧虛

自古神明歸正直雙蛇出没定何如

題天衣長老浮竹潭所藏長江萬里圖

萬里長江誰所鑿岷山直下海門通乾坤元氣長噓吸日夜滄波自混融巫峽雨霑神女佩洞庭雲接舜妃宫扁舟憶向匡廬過月出猿啼訪遠公

寶林講主所藏朱元暉長江萬里圖

大江浩浩來天地寂憶乘流萬里行擊楫每當楊子渡卜居欲向錦官城瞿塘曉峽孤猿斷赤壁秋磯一鶴横爛醉緑尊還釆石米家船裏有餘情

登天平山拜范文正公祠

獨倚天平望八荒白雲泉上每徬徨雙崖開闢龍門壯萬石縱横虎陣張江暫洪波浮舸艦洞庭飛雨洒衣裳于今王佐關心切魏國祠前一瓣香

出崐山候海舟

薄宦頻年勞遠道多情對酒戀春華鶯花天外遥思弟桃葉風前倍憶家寂寞崐丘弾佩劍蒼茫瀛海駕飛槎此身歸定知何處還信吾生自有涯

宿天井閘在濟寧

濟州州南天井閘東往西來萬巨航地接燕吴通漕運水連汶泗合徽莊入雲鼓角軍城壯照野星河客枕凉攬袂起來瞻曲阜楷林高處有虹光

立春日憲廨言懷

迎得春還向歳前風光浮動七閩天豈無盤送青絲菜況有琴弾白雪篇紀省鬭鷄須守氣南華養虎在行權大鈞生意何曾斷海柳江梅各自妍

大谷立春

今朝立春春滿庭眼見東風吹鵶鴿縱飲葡萄雙琖白可禁楊柳半枝青異鄉兄弟睽違日故國音書長短亭軟媚婦言何足聽田家花樹久芳馨

故關

羣山外擁兩峯齊古石中懸百丈梯天入晉秦河水壯地臨燕趙海雲低十年關吏方高卧萬里行人且獨躋更上塞臺詢往事不愁風雨晚淒迷

又自龍窩上故關

萬重山崦無行處一轉龍窩有路通跨磵石橋花掩冉
負崖金佛樹蒙籠迢遥絶塞方煩足沆漭層雲已盪胷
乘興似游人世外未須玄圃覔仙宫

上閫關

憲府重開奉玉音岧嶤關塞入登臨水流天上分南北
山倚雲邊閲古今鑾服綏柔明主德官刑清簡使臣心
未應霧雨霑行蓋一嘯風驅萬里陰

下閫關

閿關南下路嶇崎並壑緣崖使客疑棧道萬盤全蜀險羊腸百折太行危斵思涉世尤多難轉覺扳天却有時極目建溪雲片盡武夷撐出數峰奇

虎丘

天末諸峯奔萬馬虎丘郤峙獨超羣鐘聲曉落湖江月山色晴分楚越雲臺迥瑶琴殘鳳曲池深寶劍閟龍紋勾吳奇觀登臨裏據石興歌對夕曛

歷下獨遊

李杜風流都已遠秖今名士況凋零自携一斗山東酒
重上千年歴下亭小海北涵羣水碧雄城南落萬峯青
蕭條凉雨天涯霽脩竹啼鶯最可聽

賦小遊僊

玉節霓旌到處游右來玄圃左瀛州安期大棗親曾喫
西母蟠桃屢得偷杳眇吹笙緱氏館留連醉酒碧雲樓
還憐誤讀黄庭字一落人間五百秋

題嚴氏青山宴集圖次唐應奉處敬韻

青山萬疊自天來一箇茅亭傍水開漢日已隨黄道轉客星空向釣臺迴千年風節一編史百歲光陰幾酒杯最愛風光如此好落花啼鳥莫相催

荅葉周道見寄

故人遠戍蕭關外逸士僑棲越水干天入金壘丹氣暖地連青海鐵衣寒應邀漢月傾邊酒欲御泠風振羽翰紫極䎖翔終遲汝暫行得路勿云艱

明月湖舟中

海陵纔過又秦郵甓社湖中看白鷗鴨緑映空春漲闊

驪珠潤月夜光浮暫經洲渚聽鮫杼真似神仙共綵舟

俯仰山川風氣混楚人强半似吴謳

洪武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朔以召入見試於文

淵閣述事一首

宫壼五點雞三唱冠佩如雲列絳霄黄道六龍行白日

彤廷一鷹立清朝象来交趾經蠻服馬出琉球涉海潮

朝退試文東閣下筆端五色欲飄颻

次韻張雲門中尉望太湖一首

雲門旌節駐西山注目平湖浸兩間春雨浪高魚欲化夕陽沙遠鳥遲還龍都雖限天為界覇國休憑水作關日夜戰船爭利渉鴟夷何可便投閑

真定南關晚眺

太行山麓滹沱水臨眺低回逸興多水向文安歸渤海山趨懐慶蕇黄河凉風草野牛羊散夕照榆林鳥雀過物色關心鄉社遠酒邊聊賦大刀歌

壽昌晚眺

從征淮右身何遠悵望江南眼欲穿天入故鄉山幾點雲低旅帳路三千紫金草木連森戟清鏡波濤渺畫船只恐斂鋒虛用盡平蕪落日思茫然

臨清晚眺

樓頭旂影落天涯極目平原欲暮鴉帶自紫漳水曲柳條虛拂御河斜百年廬井無遺俗四海車書又一家諸將却趨幽薊戍秋風金鼓雜鳴笳

悼楊參政

將軍百戰成勲業一死何慚四海聞鬼馬夜嘶淮甸月玉姬朝泣楚天雲殺身誰自田横客失道空嗟項籍軍頼有此心忠義在汗青不滅史官文

泛黄河

古河自碣石入海至漢屢決南遷以為河失故道殊不知禹貢浮於淮泗達於河則今之海幷泗入淮亦故道也

八月高秋泛大河笑呼河伯起聽歌自從雲漢浮精氣誰鑿龍門殺怒波故道千年淮泗合凉風雙艣宿還過杳然㰤坐如天上試挽雕弓射白鵝

詠錢參政小桃

淮楚兵餘花木少小桃開得一株新平分阿母池邊景淺發參軍幕下春紅雨未飄鶯語細綵霞初暖燕來頻垂簾能隔東風態只恐皮郎賦未真

復用前韻

每愛夭桃紅勝錦桃紅何似客愁新去年花裏曾傷別萬里天涯未見春芳景易隨流水謝多情猶韻玉笙頻劉郎白髮風流在莫道尋真未遇真

寒食泉南道中

欲發泉南值寒食一壺聊復飲酴醾鶯前榕葉雲迎蓋馬首梨花雪點衣北顧清涼晴翠積東臨滄海暮潮微人烟簇處長亭在深念羣黎有瘠肥

和陳希白參軍埀虹橋詩

長虹化作石嵯峩震澤東頭飲逝波勢扼魚龍潛水府影連烏鵲跨天河勝游應去牽牛近壯節真乘駟馬過今日地維方板蕩力扶砥柱意如何

七夕

茅居湖曲帶風林篛簟庭中坐月陰自覺天孫銀漢會不關人世白頭吟作金何有王陽術獻玉休懷卞氏心也坐呼童具瓜果一壺春酒醉更深

登益城寄呈東萊劉用章通守周仲瞻經歷

城頭鼓角落梅繁休道戎兵列萬屯十二山河空伯國三千賓客更何門遼東避地風流遠牧野陳師節制存何限古今登眺意斜陽芳草滿平原

登山陽郡城有感

麗譙雲起晝冥冥萬里風吹醉眼醒地控東南淮水白天垂齊魯泰山青空聞得士居海島誰解分軍出井陘畫角暮哀城上月向來豪傑已凋零

題夏孚所藏班姬援筆圖

娉婷容色入宫初灑落才華絶世無自分婕妤承過寵敢煩天子與同車齊紈皎潔秋風早長信幽清夜月孤無限思情歸賦詠揮毫臨卷不勝書

題天台陳彦修所持畫扇

同客天涯又兩秋每因圖畫憶東州花邊得句吟偏好馬首逢山看未休江海蒼涼漁艇小乾坤浩蕩草亭幽何由從爾丹丘去更挾飛仙到處游

次韻姑蘓紀事

柳橋槐市俯江波萬騎長從秉鉞過樓倚五雲簫幰沓
地連三楚甲兵多玳筵畫省誰陳醴絳燭牙舡有舞魔
不道太湖全失險闔閭城外已吳歌

菰溪別墅

懶峯霞氣午湖烟映帶幽棲屋數椽春晚光風蘭葉盛
秋籬涼露菊花妍已深麗老鼉鼉窟不露成公政事篇
天理物情如燭照更應幾度絕韋編

自菰溪上湖頂至查湖唐志道別墅

芳蓀溪上度横橋一逕緑山廿里遥懸溜百尋穿石罅晴暾五色上林標振衣蘭岳乘雲氣散髮蘿巖看海潮晚酌隱君湖墅好白鷗波濶樹蕭蕭

臨淄感興

古人已盡王霸畧策馬還過營丘城風低麥壠見羊虎燒斷棗林經甲兵田疆塚帶牛山碧王蠋家臨澅水清世事浮雲忠義在悠悠行路也關情

送賀宗武之太原府照磨

中都奉詔諳南京畫省掄材得俊英巳覩鳳皇知帝德
仍歌蟋蟀見民情親王開國河山壯列宿懸天昴畢明
府幕只今須婉畫一麾他日肴專城

生意垣為餘姚張與權賦

生意垣成舜水東隱居之子有仙風露凝曉圃三芝秀
日炷春林萬杏紅玉訣致身躋壽域禁方隨俗施神功
何時與論環中妙一理周流六合通

七言排律

荷傘

癸亥夏六月八日余自商原將還漁浦道經皂李湖命甥唐鍙折蓮葉以障炎日而凉飈颯然不知蘊隆之蟲蟲也名之曰荷傘既還草堂所謂荷傘葉則已痿遂截筒以飲酒存蔕以療病因作律詩一首以示鍙云

客行觸暑向湖崖拗得青荷作傘持鳥雨乍來珠亂走浦風颯至扇同揮清香立鷺空思近圓影游龜竟失依

正愛微涼消熱惱敢論高蓋帶傾危水中好葺湘纍室陣外何妨蜀客衣誰謂脆柔難久恃自憐芳潔少相知截筒摒飲匏尊盡屑蕊須將肺病治摧折數榮吾庇賴休歌柱鏡不堪為

送王知縣上計朝京

封章上計居官最奉命朝天在及期帝闕九重環象魏王春一統發華夷班聯簪笏揚休日樂聽簫韶錫宴時既向楓宸沾聖澤好歸花縣慰民思慇勤農父耕田勸

揖遜鄉人飲酒儀寡婦何煩孟嘗訴孝娥仍誄度公辭渟風百里真堪復善政三年屬有為莫道外官非近侍鍾山咫尺雨雲飛

和朱質夫見寄

四海初飛戰伐塵栖遲游宦各天真退之偶入淮西幙子陵閒垂漢上綸大道坦夷堪履尾九霄曠蕩莫攀鱗縱歸天禄讎青簡何反秋江采緑尊玉櫑具銛祇自惜黑貂裘敝欲誰紉草儀禮院雖承詔佐政名州豈若神

燕子涼風齊甸闊桃花流水浙江春畫舡酒盡餘情在

青鳥書來别恨新萬里生還聊爾爾百年相見好頻頻

玩翁況已成丘墓洒淚遥應到海濱

五言絶句

鳳凰臺

城上青山合江中錦浪開紛紛六朝事獨倚鳳凰臺

發濰州留别父老

贊政旣無補罷官何足多猶煩諸父老别淚灑狼河

美人圖二首

睡起向深宮羅衣立曉風折香聊自嗅不是妬花容

繡得鴛鴦似春窓困思迷閒攜玉如意花底聽黄鸝

題唐人打毬圖

慘淡風雲地奔馳汗血駒若非張僕射休上擊毬書

七言絶句

過古通源驛在漳州柳營江東

唐歐陽詹有詩云田峯疊嶂遶亭隅散點烟

霜勝畫圖日暮華軒卷長箔太清雲上對蓬壺此作載清漳集洪武乙丑余以使事至龍溪過所謂通源驛道因憶歐陽佳詠詠歌再四次韻二首

使過閩越極南隅海島江岑混一圖出没雲霞旋日月不浮弱水得方壺

每送浮生滞一隅長風忽爾送南圖天池不隔仙洲路欲醉方平十二壺

二月七日望西山有作

治劔無因上虎丘看花有夢過長洲五湖春水如天濶

未許鴟夷放一舟

次韻百官雄教寺善性菴講主二絶

粟里歸來漫賦詩茅齋老去足棲遲此心閒靜誰能識

唯許廬山惠遠知

滿軒松月夜將殘漱枕江聲夢不安憶共攬衣成露坐

白蓮香拂水邊闌

別新娘子

與爾從來未幾時可憐生女又生兒他年若嫁吾寧見守得宗風在爾為

許由棄瓢

先生若肯臨天下舜禹皐夔總是臣却重一瓢輕萬乘乾坤真箇有閒人

楓亭

大榕高荔接楓亭旌戟穿林小隊行海雨欲來山路遠

馬頭格磔鷓鴣聲

題陳孟文所藏青山白雲圖

若人好是希夷孫文彩風流逈出羣往歲入關閒駐馬袖中携得華山雲

題士廉所藏漁父圖二幅

不為劉郎作諫官桐江小艇載垂竿高風想見千年上何必雲臺畫裹看

翰林歸去號玄真風雨江湖幾度春志不在魚寧用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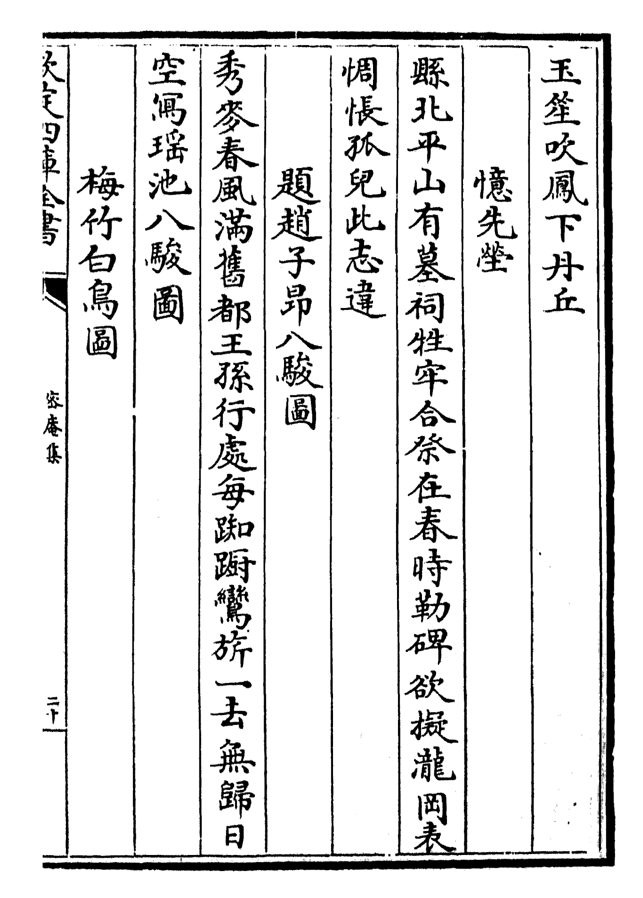
漾舟沉綱彼何人

自訟

眼前生死日紛紛天地無心亦斷魂此事難平誰料理
劫灰中有玉俱焚
偶來塵世五旬三多少悲歡好惡兼本性不隨身共滅
皎如滄海出秋蟾

題柯丹丘畫竹

叅書戲墨冠神州忽作飛仙又幾秋昨夜海天凉月白



玉笙吹鳳下丹丘

憶先塋

縣北平山有墓祠牲牢合祭在春時勒碑欲擬瀧岡表
惆悵孤兒此志違

題趙子昂八駿圖

秀麥春風滿舊都王孫行處每踟躕鸞旂一去無歸日
空馮瑶池八駿圖

梅竹白鳥圖

翠袖佳人天外倚縞衣仙女月中尋十年一覺悲歡夢都把春情付雪禽

梅花翠鳥圖

雪餘梅發映春空咫尺三九有路通為問綠衣歌舞後更誰曾到合歡宮

題嚴子陵圖

帝攬英雄已中興我何勲業樹朝廷欲令多士持風節暫使微垣有客星

題挾彈圖

五陵才子本豪華倚馬沉吟傍日斜豈惜金丸千萬箇自緣不肯打慈鴉

為張知縣題挾彈圖

紫陌春風萬物榮王孫駐馬最多情金丸不肯輕彈去却聽黃鸝隔葉鳴

楊柳枝送沈自成之武康縣丞五首

楊柳毿毿美曉晴柳邊持酒送君行春風吹起如簧語

可是啼鶯㡳有情

貳令之官别舊遊百花掩亂擁吳州秖應楊柳偏多思欲把青絲控馬頭

館娃宫裏柳揺揺恰似春風舞細腰今日更縈前日恨送行何惜折長條

闔閭城外柳飛花騎馬之官驛路斜此去緑隂應滿縣風流元不屬陶家

吳堤新柳倚清煙淺緑輕紅㡳可憐不是多情管離别

要將春色送行船

濰陽閒居二首

閒居濰上愛高眠日晏風奄未起烟不用吏民憂我乏囊中猶有賣文錢

堂前綠柳堂後槐九夏軒窓清蔭指飲酒哦詩不解事飄然飛爽游無懷

紫騮馬

沙苑牽來一匹騮雙瞳夾鏡氣橫秋長鳴思踏關山道

露寢義臺不足游

青驄

青驄未鮮絡頭絲沙苑閒來嚙賸時水檕草肥風日美未須立近玉指墀

白鼻騧

八尺權奇白鼻騧東來萬里自流沙雄高顧盼深沉志立仗偏宜在帝家

寄别兄弟

六人兄弟我先歸棣蕚庭前少一枝須信死生元有命

莫教諸姪廢書詩

五月三日憲廨言懷

池閣涼生荔子風細傾尊酒與誰同百年身事從天定

得失何須問塞翁時方墜馬傷足

松陵留別倪元鎮高士

佳賓已散千金盡小畫兼題五字奇邂逅松陵慨今昔

酒壺茶椀鬢如絲

别生母

阿母衰年頼有兒兒今不幸母何依母恩難報兒心苦萬歲千秋不盡悲

題時苗留犢圖

漢吏循良稱父母時苗不遂物情私但能留犢要清譽不念渠懐舐犢悲

歸車詩二首 八月三日自濰陽將南還

歸車特為老親牽不畏路難如上天千里青山過齊魯

下邳河上恰乘船

得挽歸車載老親還鄉未到已懽欣清簫送月山中夜

緑酒肴花野外春

題天際歸舟圖

閒雲濤濤樹離離天遠江清小舸歸一段詩情誰會得

風流當屬謝玄暉

洪武十八年二月二十日自漳州府田閩憲囙

思去年七月五日出閩關土人云憲司官初過

此關值微雨故有小不利今出關而天日晶明
班節當復還矣及至京師糾劾奸貪事既得實
彼乃伏誅我則還職再入關天又晴人復云必
大亨也前後所作二絕句漫誌於此
入關霧雨出關晴往蹇來亨未可憑但為八閩除大慝
不妨縲絏到神京
再入關來宿雨晴南公遺讖已堪憑還知生死從天定
只把丹心注玉京

閶門望虎丘

雄城百雉控江湖虎氣騰空失湛盧唯有垂楊依緑水棹舡遊女唱吳歈

先師宣城貢公元至正初以翰林直學士代祀天妃於泉南與郡守偰世南觀潮萬安即洛陽橋也公别之以詩有且解金魚沽别酒洛陽橋下正潮平之句後安作憲閩中即又以户部尚書分部福建每語肅以洛陽橋觀潮時事國朝洪武

甲子春三月肅為決獄來泉過所謂洛陽橋者因賦絶句一首云

翰林代祀屬前朝曾説泉南看海潮二十四年如一夢乘驄來過洛陽橋

笠澤艤舟

秋風笠澤駐歸橈甘橘肥鱸酒一瓢斷送客愁愁不盡夕陽黄葉洞庭遥

吴江橋

江光湖色渺西東犀角牙舡幾戰攻田首封疆歸一統

玉簫吹月過垂虹

讀霍光傳

廢立縣官翻覆手中興勲業更歸誰一封奏失人臣道

千古延年漢伯夷

題趙叔誠所藏班婕妤團扇圖

不顧同車奉至尊竟歸長信掩重門夢魂若到芙蓉帳

猶託齊紈寫怨恩

書扇贈黄宗祥

薝蔔吹香度水闌石為屏几畫生寒游塵不動沉烟細自把羲皇易象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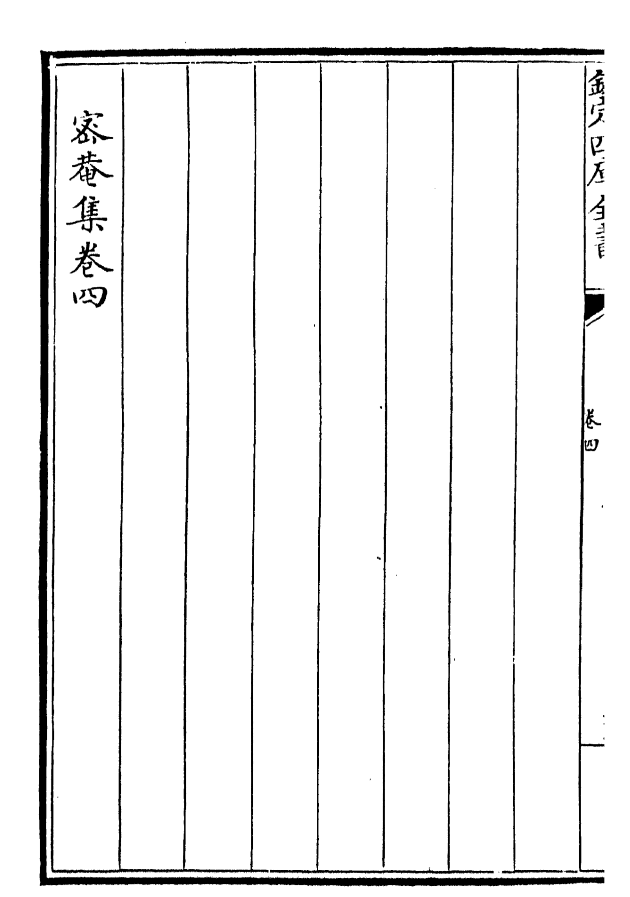
荅蘂周道見贈

戰國文章已不醇雄奇只合數先秦泰山碣石雲天表未許燕然繼後塵

題圯橋老人圖

處處江山起戰塵轂城猶可著閒身還將天下安危計

都付橋邉進履人



容菴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溍菴集卷五六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謄錄監生臣雷琳

謄錄監生臣汪麟

密菴集卷五

明 謝肅 撰

記

存省齋記

吾鄉何德儒質美而嗜學學於郡人王公玉先生授以舉子業窮日夜攻之用力甚勇已而㡛然悟曰是豈聖賢之學邪棄之有志於道以朱子存養省察之語錯舉二字名其齋曰存省請於先生嘗為記之矣又徵言於

余以益輔其志余不得辭也夫道出於天具於人心著於日用事物之間二帝三王以是而為治孔子以是而為教顔曾子思鄒孟氏以是而為學其歸則一揆焉彼其治不本乎是時君所以崇智力也教不由乎是異端所以塞仁義也學不明乎是俗儒所以汨記誦溺辭章也夫欲屏俗儒之陋去異端之害復先王之政莫若以道然必人君躬行心得推以濟天下公卿大夫修於已推以治於人而後庶幾焉若士之不待文王而興者亦

何道之不可自明邪要在存養省察而已矣故子思之論道不可離也謂戒懼其不睹不聞者非存養乎謂隱微必慎其獨者非省察乎存養省察實體道之始功也蓋君子於不見聞之時既常存養則天理全於隱微之際尤加省察則人欲遏全天理所以立乎道之體遏人欲所以行乎道之用體立用行未嘗外乎吾之一性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自夫婦之愚至於聖人所不能盡皆是物也充周乎六合不見其有虧斂藏乎方寸不見

其有益以之賛化育則人物之性遂以之立大本則天地之道合此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而必先於存養省察者也雖然言乎存則存其心言乎養則養其性言乎省則省諸身言乎察則察於事是其凡非有四乎然性者心之所具也事者身之所行也能存其心則性之本然可得而養矣能省諸身則事幾之善惡可得而察矣况事由理出理自心涵心為身主故錯舉存省而其義兼焉所謂體道之始功者也嗟夫德儒道不遠人求

則得之而得之之術其惟存省乎存即戒懼省即慎獨戒懼慎獨子思所以紹家學而接乎堯舜禹精一之傳者也一則守本心精則察理欲是聖人猶且存省况學聖人者乎吾以此輔德儒之志亦以自勉焉也

徐季子芸香樓記

吾邑徐君季子購書之多也作樓以藏名之曰芸香而屬記於余余嘗登所謂芸香樓者即季子縱觀羣書蓋閲月而不能徧信乎其多也夫多而不能徧觀則蠹易

以生蠹生而不以芸香辟之則文殘字缺無完書矣然則書之完者固有賴於芸香也此斯樓所以名歟夫樓者藏書者也芸香者辟書之蠹者也而書者道之所載者也載道何書乎經史百氏皆是也古者三皇之立極也二帝之敷教也三王之尚忠質文也五伯之假仁也其禮樂刑政頒弗布於易書詩春秋乎君子即遺經則知夫皇帝王伯之道有盛衰也雜伯如漢雜夷如唐倣先王而事未備如宋與夫秦項之殘暴新室晉隋之篡

弑戰國七雄三國南北朝五季之分裂僭奪顚弗紀於諸史乎君子即諸史則知夫百代之有得失也嗚呼斯道之傳自皇而帝自帝而王至於孔子不得君師之位以撥亂反正而行其禮樂刑政於天下也於是繫易序書刪詩作春秋以為百王法然繼春秋而為史惟朱子綱目筆削之公不爽其法而馬遷先黃老後六經班固輕仁義賤守節司馬統魏歐陽以周亂唐固無取也繼易書詩孔子而言性惟孟氏周子二程張朱以仁義禮

智為固有而氣質則不齊能發其奥而荀卿所謂惡揚雄所謂善惡混韓愈所謂有三品固無取也夫無取也者豈非以其講道未明而論著不能不謬於聖人乎是以君子之所學則願學孔子也孔子已殁學之奈何即其書明其道反之其身可也如是則進而得政可復三代退而立言足訓萬世蓋無非斯道之所發也豈彼俗儒所能與於此哉吾知季氏不以此而易彼也不然讀書雖多亦不足尚况藏書乎余願從季子之後勉力焉

因書以為芸香樓記

竹梧深記

上虞有山其名駉象北臨白馬之湖湖山之間有大林焉一無雜木惟美竹森竦若琅玕之植高梧卓落若琪玕之樹猗猗猗焉菶菶焉華潤上行蒼翠藹蔚浮於半空望之若屯雲然不知其中有隱人也而隱人之居於是若將終身焉者每行歌竹梧間其歌曰人方經營我以幽貞人方鞅掌吾以高尚尚友於古展也夙心澹然恬

然翳我嘉林以彼其志非下視一世者乎寮菴子聞其風而往過之隱人速客升堂堂署曰竹梧深既坐定隱人復詠前歌歌已囂然自得寮菴子曰子殆忘世者也隱人曰嘻吾豈忘世耶世不我知故吾逸跡於竹梧間耳雖然吾斷夫竹比之管焉參差之則簫也簧其端則笙也吾裁夫梧組以絃焉徽以節之茲非琴乎柱以承之茲非瑟乎夫琴者伏羲氏皷之所以順天地之和也瑟者神農氏操之所以達神明之德也簫者虞舜氏奏

之所以成無為之化也笙者有周氏吹之所以守盈成之業也不寧唯是凡聖之興其作樂也琴瑟簫笙咸在於列蓋諧之以律呂應之以氣候以生養乎萬物以協和乎神人豈特鐘鼓云乎哉然則簫笙琴瑟者樂之器也竹與梧者樂器之材也吾養其材以待作樂者之用吾豈忘世耶言未既天風颯起乍大乍細旋於林杪鏗鏘琳琅嘽緩噴烈聲中五音如古樂並奏使人聽之心暢神怡若處乎羲農虞周之世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

容庵子顧語隱人曰嗟乎天地之間有正聲焉無古無今未嘗不在而聽者能聽之况在夫琴瑟簫笙者必待人而宣之孰若在夫竹梧者因吹萬之自然莊周所謂天籟者是也然其作也非成其止也非虧子亦有得於成虧之外者乎且子知竹梧為簫笙琴瑟之材又知簫笙琴瑟為羲農虞周之樂則不可不知天地正聲無古無今未嘗不在也獨竹梧乎獨簫笙琴瑟乎雖然夫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此聖賢之學在隱

人所當勉焉以盡力者也隱人姓趙名肅字敬賢資謹厚篤於孝友從薦紳游稽經考史喜為詩歌以言志其居於竹梧之深也而人比以鳳凰棲於林云

昌樂縣創公廨記

洪武元年秋七月青州府同知密州事李侯益以府檄權領昌樂縣事後七月甲寅作公廨八月己巳落成縣丞楊有常主簿蔣奎及父老某等請以其事而文諸石余辭不獲乃誌之曰昌樂分青濰之交在宋為濰州屬

縣在國朝直隸青州府然前元嘗改縣為鎮而公廨廢不理其後復置縣則寓民居而視事隘狹庳陋無以容吏胥甚非承流宣化之所及是新定山東府州既已設官而各縣猶闕則往往以州佐攝之由是李侯當昌樂焉侯既至念斯民久苦於兵恤民惟謹已而知民之可使也集父老諭之曰縣無公廨而廢址在城中之震方若能助我作之乎衆皆曰惟侯所命不數日而良材若干土木傭工之費爲錢若干米若干擔負輦載聚之有

田之家使掌其出入遂相與詣侯曰請新公廨侯諾之
乃擇日鳩工即廢址上翦蒿棘畚沙礫剗險築塞崇堂
繚垣中為廳事後為燠室前為儀門吏舍則對峙廳事
之左右規制合度不陋不華地勢隆平面山負海下瞰
廬井環衛拱揖所謂承流宣化之所者不在兹乎時余
適官於濰白事大府屢道於兹必與李侯會論議治民
之要侯輒以古循吏自期宜乎建立公廨而衆樂趨之
起廢墜於百年之後訖工役於踰月之間官不匱而民

不勞也繼自今官於斯者坐於斯布上德於斯成民事也又於斯則必思侯公廨之作非徒然也至於繕城郭以衛民治學舍以造士修三皇廟以使人知隆先代帝王之祀是州侯於祀神治民之道兼於兩得足以昭示永久而傳於不朽者焉侯字益源廬陵人唐西平王晟之後

水竹居記

吾鄉夏思恭家桂林即故宅傍作一室不陋不華深廣

合度環其外鑿渠開徑引以流水樹以脩竹名之曰水竹之居據清曠而脫煩囂庶其可以務於學也間屬其友朱士廉請記於余後數日文未就挐小舟往過之則見大禹峰峭立天半其麓西行衍為平地所謂桂林者直地之中而水竹居在焉東南浸湖西北繚江海外羣山踴躍鬬奇獻秀者莫不內向地多喬木巨植蒼翠蔚然與水光山色混天碧而延野綠者不出戶庭而四矚皆盡蓋一方山水之勝會於桂林桂林之勝會於水竹居則思

恭之居於是也不有游適觀美之樂乎然吾聞思恭之曽大父夢龍在宋寶慶初以文辭冠鄉薦淳祐中以累舉恩射策帝廷授文學調主簿皆以親老不赴盖浚於學尚書王公應麟稱其信道之篤者也自主簿公而下子孫蕃碩而思恭之祖父尤以積善稱里閈思恭通敏俊爽器識不羣以孝友世其家以耕稼養其父母以考德問業親其賢士大夫處事無難易不適其宜不止急人疾苦不啻如己人或侮之漫不與較而其中廓如其

行能可以仕而不仕斯亦信道之篤者歟是則水竹居不徒樂乎游適觀美而已也想其端居朝夕或吏猶水上或笑傲竹間神情超遠悠然與二者相會於澄清虛静之鄉咏孺子之歌誦淇澳之詩以自警焉而進於善則思恭為學將無取於水竹之助乎夫水有源故能周流而不窮則君子之於學也不為一隅之所滯夫竹有本故能貫四時而常若則君子之於學也不為他技之所變蓋不變於他技不滯於一隅則惟道是適而所守

彌堅推以澤物則沛乎莫禦此格物之學深得水竹之妙於形迹之外不亦樂乎斯樂也思恭宜有以自取之矣遂書以識焉

夢軒記

浙江之西爰有人焉曰守約氏嘗東上會稽與丹崖子相友善此兩人固確乎其有用之才哉及丹崖子從宦四方則守約氏亦既仕而歸隱矣於西湖孤山間其志甚適也一夕夢遊臨濠值農者焉覺而自念曰吾將耦

夫農乎何以兆斯夢也居無幾何以例遣起濠上耕於渠象山其夢既符矣又自念曰濠上浙西有三江五湖之阻吾惡乎而至於此邪向吾浙西之夢濠上固已覺矣今吾倏在濠上豈復浙西之夢邪若果復夢當復覺矣吾惡乎而未覺邪夫唯未覺則是夢中占夢吾誠不能辯矣乃精喪意迷猶豫狐疑犄乎牛角行乎田隅適丹崖子幕帽布衣若遽若暇至自應天亦將學稼於是守約氏援之上牛相並而坐且驚且怪且悲且喜且語丹

崖子曰若亦惡乎而至於此邪丹崖子不能荅則又語之曰向吾初見若也將就若以辯吾夢覺矣及既見若也忽乎其忘矣而乃相與驚怪悲喜焉又即此之驚怪悲喜并以問若與吾果且覺乎果且夢乎丹崖子凝然若思久而後應之曰且也吾方在乎夢中又焉能辯若之覺與否無已則質諸莊周遂同涉乎逍遥之臺而少息焉二子夢謁莊周周之正席已坐子列子矣咸再拜以見周謂丹崖子曰若於辯人之夢覺也耶昔周亦嘗

夢為蝴蝶矣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蝴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蝴蝶必有分矣此則辯乎夢覺者也子列子亦謂守約氏曰若之夢覺猶不能自辯也耶夫覺有八徵形所接也夢有六候神所交也識夫感變之由則無所怛吾何心哉二子復再拜以謝既寤丹崖子不遠千里寓書於其友寤菴生曰請繹莊列之旨以喻夫守約氏之夢夢將為大書於其偃息之軒子毋辭也寤菴生閱書啞然

笑曰列禦寇其無感乎夢覺之真妄者歟葢神交妄也形接真也莊周之於夢覺則物我皆幻無適不可其幾道者歟若丹崖子知在夢中而亟求其覺固未盡得莊周之所適矣而守約氏於淅西濠上既夢而覺又疑覺之為夢其亦未達列禦寇真妄之所以然然則夢夢相因何時覺耶亦孰知夫濠上者皇陵之所建也峙以塗山帶以淮川城郭以衛之宮室以麗之五方之人鱗次輻湊無貴無賤無長無少無不耕織以為衣食桑麻蔚

然五穀粟然然而雞鳴犬吠千里相聞物産之盛也風俗之淳也刑罰之簡也傜役弗繁也其猶華胥氏之國乎夫華胥氏之國乃黄帝所嘗游者也今守約氏何幸而得遊夫黄帝之所遊乎然黄帝之遊夢也守約氏真遊也以真遊為夢夢可乎哉雖然人能齋心心體則虛虛則神明湛然中居通乎天地應乎萬物夢與覺一是謂常覺吾請以此常覺而夢夫守約氏之夢夢奚必莊列哉則丹崖子之聞之也其以余言為然乎守約氏張姓

其名丹崖子唐肅處敬密菴生則謝肅原功也

錫封濰州城隍記

皇帝建極之元年冬十有二月大封天下城隍神在南京應天府者以帝在北京開封府曁臨濠太平兩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以配所在山川之祀各有號而稱其秩焉由是濰州城隍神得封號曰鑒察司民城隍靈祐侯誥下之日使者與州之官僚以羊豕即廟祀神既宣誥文遂焚黄刻石石之陰

又列與祀官姓名實明年春三月丁巳也知州周通同知州事鍾和判官陳善闔辭以記屬肅肅曩在京師會上方徧祀於天地宗廟社稷百神命中書省臣及翰林學士集諸儒議禮太常而肅與焉每一儀注成上親斟酌損益情文備至於齋戒將事尤極其誠而天地之祭則以應天城隍神監之是知上之崇敬城隍而加之封號遂及天下府州縣咸以配祀山川固其宜哉今濰分於海岱之間青萊之會土沃民衆古稱郡國其高城深

隍所以衛民限敵者必有神以隂宰之而神未有封號封號自國朝始其冕七旒其服七章秉珪正履無不如制赫然南面以司禍福惟感斯應蓋有不可得而測者殆亦誠則明乎且天子以誠而祀上下之神有司以誠而祀境内之神將見神之嚮之而賜福於斯民也必矣繼自今長民於兹者尚知所以治神而無廢慢天子錫之封號之意

梅花莊記

吾鄉管君起明以才行仕於時倦遊來歸載書與琴出邑城西北三里築室以居環植梅且碩茂矣而名之曰梅花莊間命其子翰章雲以記屬予予亦何能記兹莊之梅花以道夫起明之意哉一日過起明低徊四顧所謂梅花莊者正在方山之麓麓平廣二三百畝而陽溪抱流焉左阜右淡右岸蓮華百樓大蘭横峙乎其前而館宇之高敞泉石之幽奇樹木之葱蒨則周以援焉啟戶當扉架橋而跨之溪亭其上布石可坐以觀山色而

聽泉音也度橋得徑曲折林薄以出於野則田有秔稌渚有蒲蓮園有桑竹椒橘麗於莊而可樂者甚衆顧獨以梅花名焉則起明之意豈無所在耶夫梅有花而有實者也昔商高宗命說輔德而比之和羮斯謂實歟六朝以來詞賦所稱幽芬絶艷斯謂花歟且花與實一本而異名也實以用而可貴花以色而可尚尚花今也貴實古也古之貴實者既見於經而今之尚花者其詞賦足擬於經乎哉如其未足以擬乎經請以經言喻之矣

夫隆冬之月草木不蕃而獨存生意粲焉以芳者非若
有恒性乎静而山溪喧而城郭玉堂館舍無適不宜者
非素其位而行乎蠻煙瘴霧雨暗風霾而純白之姿逈
出塵表者非涅而不緇乎得履之幽貞也故能獨守以
正而不亂於物焉得賁之白賁也故能不假文飾而自
然光瑩焉蓋所謂昭明有融者也蓋所謂皜皜乎不可
尚已者也合衆美為全德其花之聖者乎而視夫高宗
所用之實何媿是則實猶花也花猶實也而名莊之意

得矣雖然想夫起明露晨月夕逍遥乎梅花之下吟咏經言所謂全德者果且在於經歟果且在於梅花歟果且在於其躬歟樂之三者必有辨矣亦惟起明克全其德則經言可忘而况梅花之足較耶姑寓意於梅花云爾或曰子以經而言梅花可乎曰昔之言梅花者固已具太極之旨矣予請以是而記之若乃花之盛時素雲無際琴聲琅然如挾神人以游於藐姑射山曠然有世外之適也者則豈無大夫士能為起明賦之兹不記

慎齋記

鍾伯震氏之居其齋也密菴生謝肅過焉伯氏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而知之未也密菴生曰其慎歟伯氏曰而能為我繹其義乎密菴生曰未敢以為足也吾與若必齊三日而後可以論焉既齊伯氏冠帶肅容西面坐密菴生亦冠帶肅容東面坐迺告於伯氏曰於乎帝王姬孔何慎乎非道夫道也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也可不慎乎不獨慎乎其所睹聞而慎乎其所不睹聞也

不獨愼乎其見顯而愼乎其隱微也斯之謂愼焉耳矣是故天子能愼足以保四海諸侯能愼足以守其國卿大夫能愼足以持其家士庶人能愼足以不失其身夫其身之能愼者放之一家而凖也放之一國而凖也放之天下而凖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言而終身行之者其愼矣乎伯氏曰毋誇也士以修身為本取諸身以示戒庶其切嚉寮庵生因是於其心有戒焉於其目有戒焉於其耳有戒焉於其口有戒焉於其鼻有戒焉於其

元有戒焉於其面有戒焉於其手有戒焉於其趾有戒焉凡有九所以統之者心也心之戒曰爾謹其獨爾室其欲以宅神明則虛以靈由理達事主一無二如對越於上帝（叶眞）目之戒曰有接乎外則動厥內（叶）何以制之非禮勿視耳之戒曰衆聲交作以雅以淫則勿聽淫以平予心口之戒曰毋曰出言胡尤曾是起羞毋曰出言胡患（叶熒緋）曾是階亂（叶龍春）惟訒惟訥則免於戾（叶力蘗）鼻之戒曰列鼎烹餁疇弗食之奚以嗅為元之戒

曰於維爾元克肖大圜百體攸戴其直毋偏面之戒曰鷄鳴而興爰類爾垢曷其厭然必有媿於屋漏手之戒曰揖拜之節以致恭也威儀之著盛德攸彰叶趾之戒曰惡乎蹈於泥塗叶動五惡乎顛蹶於險阻遵彼周行無行不可叶孔五戒已伯氏曰噫裁推而極之其殆形乎帝王姬孔之道在是矣而慎則其要也敢不夜以思旦以省晝以强夕以惕戰戰兢兢惟恐其躬之不逮也容菴生曰日慎一日求幾乎道而與若也斃而後已云

爾乃合而書諸戶牖曰愼齋記

梅屋記

會稽周子和淸愼嗜學名其所居曰梅屋間請記於予

予復之曰稽山臨鏡湖湖周數百里坻島洲渚參互其

中而子和之居實當其勝蓋雲霞之舒卷魚鳥之泳飛

草木之蔚秀可取以名之者非一乃獨名一梅屋屋之

外無一梅之植而以此名其豈無意耶意藏修於玆游

戲翰墨輒以古梅是畫懸之素壁則風臺月觀若峙於

坐隅羅浮孤山若移於室内日玩焉以得夫瀟洒出塵之趣將以樂終身而名後世此固子和所欲予之記之者也然予以為子和之畫梅固有所受苟泥常而不能通變何以盡夫寫生之妙哉故善畫者必觀於物而善觀物者不唯目接其形必也心同其理明彼曉此觸處圓融見天地可以畫八卦見鳥跡可以制文字見舞劍器可以悟書法况即梅焉而寓其似乎夫梅真植也高而山嶺曠而江湖茅舍之隱玉堂之顯無不可者槎牙

乎其碩幹之堅於鐵石也參錯乎其脩枝之撐於空碧也的皪乎一花之纔吐而春意非不足也璀璨乎萬樹之皆芳而晴昊非有餘也拂乎其寒香之度越也淡乎其夜影之交横也於水月也而賞其精神於雪霜也而識其風操蓋必有數千百之成梅在吾胷中遇有所適則振筆而成形會理得出入神聖而生物之天顧不全於是也乎果能此矣將見子和畫梅當與閻立本之山水王摩詰之芭蕉文湖州之竹石枯木同奪天造而花

光之超絶有不足論矧其下者乎雖然畫與書亦類爾獨不見夫王右軍虞永興乎此兩公者吾鄉偉人也咸以善書名至今然究其平生所長豈止善書而已乎此闗文之徒亦以善畫而掩乎其它所長矣今子和於學方進而未止吾亦懼其異日第以畫梅之善而著其名也不得無言以朂之因書以記

寓軒記

宣城貢有達氏即呉郡學宫東偏闢軒以居名之曰寓

以南行臺侍御史番陽周公所篆二大字屬予記之余甞受業於其伯父故尚書玩齋先生於有達為同學有達與予俱以校官游於吳為同道而十數年來予二人之會別雖不一其淹滯流離之跡則又未甞不同然則知有達者莫如予予之記其寓軒也固宜有達生於富貴之家而視膏粱紈綺之奉泊如也獨奮力與布衣士相角藝而再得志於鄉闈僅授校官士論惜之蓋其道愈進其學愈篤其跡愈以脫落者豈非遭時之多故

歟方宣城之有謦也有達棄其家業束書數千卷去之錢塘以浙江為澄江以西湖為南湖以南北山為敬亭麻姑美哉山川猶故鄉也嘗因是以居於錢塘矣及錢塘用兵去之會稽會稽巖壑奇勝不減錢塘而風俗之厚文物之盛今猶古也又嘗因是以居於會稽矣及會稽兵起去之四明四明文獻淵藪流風猶存而王侯將相之閥閱多其姻戚入則有姻戚相恤之好出則有朋友講習之說不自知其在患難之際也又嘗因是以居

於四明矣居無何又以校官隨牒至吳偃息一軒於是始悟向之所居皆孤客遠寄飄忽東西如歷傳舍又不知今而後復居何所雖便居於此軒以終吾之生又能幾何時亦何莫非寓也此其名軒之意不亦悲乎雖然以有達視此軒此軒固有達之所寓也以此軒視吳郡吳郡固此軒之所寓也豈獨此軒哉凡吳郡宣城錢塘會稽四明固寓於江湖海嶠之間江湖海嶠固寓於大地之間大地固寓於天之内天亦何所寓哉渾然大氣

運行不息十二萬年之後烏知其不趨於大壞耶天固亦寓也而天地之間有聖賢者異乎萬物同歸澌盡聖賢固亦寓也况凡不及聖賢者乎然天地不以趨於大壞而失其所以為天地聖賢不以同歸澌盡而失其所以為聖賢故天地以造化寓於四時者所以成生物之功也聖賢以道法寓於六經者所以著立極之本也士君子於六經觀聖賢道法之所寓於四時觀天地造化之所寓得諸心體諸身施諸事業則天人之道寓於我

矣夫道寓於我我寓於軒雖即死奚悲不然孰不寓於軒者於道無閡虛生一世是則奚為而不可悲也耶是則奚為而不可悲也耶有達聞予言而喜曰吾將與子求所以去其悲者矣遂書以記寓軒

聽鶴軒記

虞汙之陽有軒焉翼然欲飛三光之所照臨八風之所迴旋絶雲雨而渺山海是維張九臯氏聽鶴之所也予嘗造焉而問之曰軒則勝矣亦豈有鶴鳴之可聽耶曰

子何言之弗較也吾試與子憑軒以望東則青田鶴所產也南則委羽鶴所翔也而鶴之唳於華亭縱於孤山者又不在其西北乎是則環吾軒數百里間莫不有鶴鶴之飛鳴而相過者庸詎知吾不得聽之也耶於時秋高雨新霽天無雲皓月出海上徘徊白道光華煥爛浸溢兩間而萬籟俱寂矣微聞空際羽音肅如戛然鳴聲既高且亮中乎律焉而使夫人之聞之者飄飄乎如御泠風撫清絃與浮丘子晉遨遊八表而秋毫世慮之不

入於心也夫然後知九皐氏所以聽者蓋如此雖然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於野茲非言誠之不可掩乎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茲非言夫誠之感通乎蓋誠之感通者莫大乎言行故君子之於言行也深加慎焉誠不可掩者莫顯乎德也故君子之德蘊於己而著見於天下焉然德之所以能著見於天下豈不由乎慎夫言行邪慎言行而可以動天地非誠有德者其孰能與於此哉使九皐氏求所以能與於此則所聽之鶴不在青田

華亭而在乎詩與易也而易詩之鶴不在聽之以耳而在聽之以心也心也者德之宅也言也者心之聲也行也者心之跡也九臯氏之聽夫鶴固將深味乎詩易之旨而必求有得於心者與在自㬭爾在自㬭爾九臯氏資清覺喜讀書事親以孝闢故予為之記

容菴集卷五

密菴集卷六

明　謝肅　撰

序

送車義初歸京師序

皇帝受命既平大亂即以人文化天下故内而京畿外而郡邑莫不建學置師弟子員俾其明經修行以備文儒道德之任又慮其文辭或狃于前代科舉之弊而無可觀也乃洪武十一年柬拔太學生之高才者四十有

二人屬之博士務為古學必欲文足以貫道而後止吾鄉車義初裒然在四十二人之列明年春三月皇太子為四十二人者請于上錫幣暨楮予告省親由是義初得以織文段四副以素縑寶鈔二十五貫歸為父母榮矣既而將還太學徵言以贈因告之曰惟唐虞三代之道載于六經六經之作者皆聖賢也雖不專意文辭其不關於此乎然漢承秦滅學之後高祖宜興文事而不遑文景而下得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而文章始煥

然可述東都以降日漸衰弱至于有唐以太宗為君輔以魏徵虞世南其文章不能洗六朝綺靡百有餘年得韓愈而丕變之然後足為一王法承唐者宋建隆而下文章猶有五季之粗鄙慶歴以來得歐陽修蘇軾曾鞏而文章始無愧于漢唐及濂洛關閩大儒迭起折衷于孔孟羽翼乎六經則載道之文蔑以加于此矣由今觀之士之生于唐虞三代之際者教養素備人咸知道故其言不期于文而自文生于唐虞三代之下者教養弗

備而知道者鮮有能以文而貫道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皇上以天縱之聖處君師之位既治而教必欲上登唐
虞三代下視百世之王故選爾四十有二人業文于首
善之地使海内咸觀而化誠一代之盛典也則義初何
幸而獲在選中可不有以勉之乎雖然六經之文本原
也何可尚哉然通達國體者賈誼之文也正誼明道者董
仲舒之文也善序事理者司馬遷之文也議論不詭于
聖人者揚雄之文也有王道意思者韓愈之文也平易

說理氣脈渾厚者歐陽修蘇軾曾鞏之文也粹然一出于道者濂洛關閩諸儒之文也義初于此亦嘗决擇之乎誠使義初以六經之道充乎中則文之發于外者代言則渾灝記事則謹嚴被弦歌而中律呂鏞金石而成典則列之六經作者之後而無愧豈但若賈董歐曾而已哉義初曰敢不自勉遂書以為序

送周仲南序

聖人立教孝凡五等有天子之孝而諸侯不得行有諸

侯之孝而卿大夫不得行有卿大夫之孝而士不得行有士之孝而庶人不得行然庶人之孝則自天子以下皆以兼之何耶葢人子於親居處則有以極其敬奉養則有以極其樂憂之於其疾病哀之於其死喪嚴之於其祭祀則又無所不用其極此由庶人等而上之天子無貴賤一也是以國家之制孝子有旌其不孝者有刑必欲使人人務乎孝也而皇陵在鳳陽復即是而建中京于以壯興王之地且致崇奉于帝先也則國家以孝

治天下者何其盛哉皇陵禮生周仲南上虞人初仲南
乃父以例赴南京未幾又以例赴中京未幾又以例赴
壽春而仲南皆在侍方是時勝國之士寓於此者凍餒
疾殁不可勝數而仲南則竭力以左右其父道里之費
朝夕之資悉有以給之不知在流離患難中者已而蒙
恩放歸田里則仲南已占數鳳陽會灑掃皇陵不得從
父以歸父既至上虞語仲南之母氏曰吾流離患難中
非仲幾與君不相見令仲既籍鳳陽吾與君撫吾季以

終餘年矣然仲南以父母不得就養嵗時歸省船粟致餽且七八年不幸父殁千里奔喪擗踊哭奠哀毁踰禮與其季力營喪事卜吉於先塋之域時霖雨不止及發引天日開霽人咸以為仲南孝感所致士大夫來會葬者又莫不稱仲南之知禮也既襄事仲南以母氏命旋中京視其妻子其親友王君允誠施君益謙闔辭徵言以贈其行余謂孝有五等者孔子曾參論之甚詳仲南既知之况嘗贊禮皇陵又知國家以孝治天下之意故

於其父生則忠養之歿則安厝之一無違禮而其還鳳陽復以時而嚴祀之是固然矣能不早夜以思其母氏乎詩云母曰嗟予子行役尚慎旃哉母氏以之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仲南以之吾用是以為贈焉

送汪約齋序

吾友餘姚景君德輝為郡文學以公事過其鄉及還學官也道經上虞樵所交汪約齋氏與余相見於河水上察其非凡士心默異之而德輝亟語余曰約齋之先歙

巨族也曰淇者從居奉化長汀且數世矣至約齋尤嗜學然不事進取嘗遊四明天台間遇隱者授陰陽五行之説遂精其能以人始生年月日時主之以日干王相休囚推其壽夭富貴貧賤一定于命若燭照數計百不失一有李虚中之學術焉人之問命于約齋約齋語于人子未嘗不以孝語于人弟未嘗不以順語于人臣未嘗不以忠有嚴君平之義焉搢紳先生通外家語者與約齋上下其論大彌無外小入無間千變萬化消息盈

虛不外乎三才之道而必本於易則衆咸推服之有司馬季主之風焉余曰噫季主君平善于卜筮而虛中善於推命今約齋爲得善其一以兼三人所長哉亦惟古昔凡用日時占候則均之爲日者如彼三人何可及也而約齋能兼之是其風義學術足以立名天下不亦偉哉旣德輝别去約齋留吾邑邑大夫士與德輝交者皆交約齋徵德輝之所稱引無一不信者故于約齋之將東歸也相率贈以言余之言曰天以陰陽五行生我烝

人性無不善而氣有清有濁有長有短有厚有薄故清者智濁者愚長者壽短者夭厚者富貴而薄者貧賤此固命之一定而不易也然愚而能加反之之功則氣質可化天性可復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曾何命之足云若夫盜跖壽而顔子夭魯衰齊宣富貴而孔孟貧賤是葢聖賢之禀雖清而或不厚不長非聖賢者乃得其長且厚耳然則富貴與壽不可以智得天與貧賤不可以智去以其有命也今約齋雖善命術其能損益之乎

不能損益而探索玄真告人以實使于忠孝大節秉之在我而壽夭貴賤則居易以俟命焉此其喻諸人也深矣吾聞古之有道者多隱于藝術斯人其亦隱于是者歟遂書以為序

送翁好古序

洪武八年夏中書以廣州府缺教授署會稽翁好古氏往補其處既道過鄉郡遭所生父之喪不果行明年秋將之官絕江東來告行于吾邑嘗所與游以往年出

京師時所得贈言若干篇俾予屬讀之學士宋公則謂師儒之任每難其人而喜得好古晉相陶公則謂好古有師友淵源足以典教二公之言至矣爾又何以贈之耶然好古當內附初以前鄉貢進士例赴南京以目青放歸及是又以薦試于天官以明詩得上考將上聞而超用之好古復以目青辭乞歸甚力上之人不忍奪其志而且愛其材也故有文學之選焉而或者曰朝廷以不次爵位待多士士知好古者處翰林則馳騁文辭可

以華于國處成均講説經典可以授業于高材生是之不處而出試冷官于嶺海閒其不可惜乎噫彼蓋不知國家用士之意者也且以好古之才踐敭清華固無不可然玉堂胄監官不虛位而島居卉服民方向學國家亦何靳一士以掌千里之教事哉千里教事掌于一士是固秩雖卑而其道甚尊者也非好古則誰宜茲選吾因是以知國家不鄙夷裔土擇賢者以為之師使其俊秀通經學古足備登崇與上國齒則文治之洽也無間

遠邇不亦有賴于掌教事者之助乎好古宜有以自勉矣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好古能副國家作人之意是亦作人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南海諸生能受教于好古豈不有德而有造哉于其行書以贈之

送趙知縣序

吳元年冬十有一月國家以浙東郡縣既盡入于版圖乃慎選守令以惠養斯民由是趙君時中出知上虞縣君東平人也以通習書律試吏中書書滿宰相以爲賢

薦之主上遂得拜命為知事于龍驤衛親軍指揮使司賢聲益著故不待考績而復擢是官也濵行其友博士典籖貝公逺合朝士寓公賦詩以送之屬序于余余與公逺皆縣人也從宦四方而至于此喜得賢人大夫將為善政于吾父母邦也遂為舉其山川風俗人物之說而贈焉葢上虞在會稽四明萬山間倚江而負海以其山水之盤礴也故風氣完厚以帝舜氏之所封也故其俗敦于孝弟而勤于稼穡以魏朗王充孟嘗謝大傅李

參政劉侍御為之先賢也故其士學必務精博仕必慕忠義而廉聲雅量必以相勉至于婦人女子亦往往以節孝表見則又以曹朱二娥之遺風未泯故也豈非易治之縣哉然而十數年來天下多故分據兩浙者以上虞為必爭之地故壘山塹海而兵不少休供億傜役而人不聊生雖使卓魯以為之令長固以難乎其成善政哉及吳受命啓國開疆既克浙西浙東遂傳檄而定趙君是以有上虞之命也君下車之日周覽山川念舊俗

之猶存慨前賢之已逺則必有以撫綏乎其士民矣使民焉而安田里得盡力乎耕桑使士焉而游庠序得盡心乎學術化干戈為爼豆易愁嘆為歡娛則善政之成也何有果能此矣則上可以稱君相選擢之意下可以副朝士寓公之望吾賀吾鄉真得賢大夫哉

送朱伯賢赴京考禮序

自三代禮樂蕩滅于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遐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于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

真儒故其為治不能復禮樂于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為之不過謂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其言之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唯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

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緜蕝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于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異時賈誼仲舒王吉

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豈獨令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熈聖學治儆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徧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攷訂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朱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地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蔬

飲水益力于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于三代之英則令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漢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于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爲令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擴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于漢者而復于令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于異時矣非先生其孰能與于此哉告行之日書以

為贈

送懷遠衛知事序

吳既都于建業表裏江淮經營四方而注意于將乃建大都督府以總治戎機立諸衛親軍指揮使司以分掌禁兵兵之什伍則千户百户又皆置所而管轄之以悉隷于衛方其師之出也命一上將統二三都督都督率指揮使之在行者整飭什伍驍鋭之卒貔豹之士伐邑攻城唯將之令是聽及其師之入也將歸于朝都督歸

于府指揮使以下則各以所領士卒而歸于衛衛凡若干每衛設知事一人以佐指揮使上而承乎都督府宣號令而明紀律下而臨乎千夫長屬稽簿書而赴期會與夫稟給之必時器械之必利舟車輿馬之具槀秸稭薪之須凡軍政之有關于其衛者知事皆所當為苟非其才則往往不能盡職由是江陰顧君彥章自大都督府典書為懷遠衛親軍指揮使司知事彥章才士也讀書習律尤喜兵畧而時方承平無所用及國家注意

于將將之幕府賔客佐史莫不掄才而用之彦章遂得推擇為吏以積勞而授是官也將行合府曹掾為徵贈言亦何言以贈之哉然竊觀國家都府諸衛之建立實制兵之良法也是以兵之所向莫我敢當土地闢而人民聚以能成不拔之業者斯主上威德之所致而亦羽翼爪牙之臣之力有足頼哉故凡仕于府衛者地望雄重非他有司百執事比也令君于府既嘗試吏矣于衛而又列官焉則是從爪牙羽翼之臣入而議謀帷幄

出而輯和行陣立事功于興王之初流聲譽于百世之下在此行矣可不思所以盡其職哉若徒仕于雄重之地事功弗立而聲弗流夫豈彥章之志亦非閫府掾曹之望也遂書以贈之

莫氏家譜序

予觀莫君孜所自撰其家譜因作而歎曰昔者先王衆建諸侯賜姓定氏立之宗法以維本支者載之譜牒世次以垂是以倫理明而治道泰也自夫譜牒放失雖有

帝王者作無從考其先代若司馬遷不知舜為虞幕之後而遽謂與堯同祖不知漢高帝之父之名而徒曰太公帝王且爾他可知矣遷豈故欲為是舛謬疏畧哉亦其譜牒無所于考也故晉魏而降官有圖譜氏有簿狀迨隋及唐尤重其書壞于五季于是有足深慨者矣令莫氏出自黄帝至于季連而得姓為芉又至于熊繹而封國于楚又至于屈瑕而官為莫敖莫敖六傳為屈生屈生之後遭秦吞諸侯失其官因以官氏有名嗣者

後漢益州從事名封者晉日南太守名含者元魏執金吾名雲者參軍國名孝暉者西魏文帝長史唐有比部名藏用有神策將軍名仁有狀元名宣卿以及先宗自名延瑛而下一十世由進士詞科仕州縣佐蹟郎官法從者五十有四人是為吳興莫氏自諱軍陳而下至之瀆六世徙居錢唐自諱世榮至孜有四世多隱德弗彰是為錢唐莫氏其譜如此蓋由得姓受氏代有顯人中更暴秦五季之亂子孫散居四方或微或著或盛或衰

或亡或續其紀載雖不能無詳略之異然先宗以來且二十世祖孫相望列之昭穆叙之長幼不能誌其名氏官爵而性行之實隱顯之跡靡不悉備足以暴白于後使孝子順孫有所考觀可謂善為族譜者矣使天下之人譜其族者皆莫氏若則凡有姓名者未必非聖賢之後凡同姓氏者未必非本支之族究其俗之所由分原其祖之所以一則孝弟子愛之心油然而生有以維持其宗族矣宗族有維持之人則仕宦多世德朝廷多世

臣婚姻多世好盤互聯屬四海一家則上之為教也易下之承化也速所謂倫理明而治道泰者將不在先王而在乎今日矣然則譜牒之書有國有家者可不務乎而孜之汲汲務乎此者又豈無所見也乎孜字勉仲力學有文以世其家為是譜也屬予以序云

送邑大夫王侯朝覲序

上以共治天下者府州縣官于民最親故俾守令及佐貳每歲終則更互朝覲以所行之事曁山川人物土產

具書奏聞天子既覽之乃命所司以綜核治狀視其賦役能平戶口能增學校能興土田能墾獄訟能決姦盜能弭即有以賞之其不能者罰及之則是守令奉其職不敢不慎天子責其實不得不嚴凡以為安生民計也洪武十五年春義陽王侯子良隱居求志惟易是學有以其才行薦于天子者授承事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下車之日僚佐咸缺公事擾劇侯以清心處之無不當理民咸服焉未幾有旨凡府州縣官既徵夏税或長或

貳其來朝覲不待歲終也由是侯具奏書擇日戒行邑之士民追送于西門之外有言于列者曰侯來治邑無幾何時而吾民戴之如父母侯兹入覲若遂超遷則吾民失所倚賴誠不忍侯之去也又有言者曰天子念斯民既惠我以賢侯侯見天子天子必問民所疾苦侯悉以陳則天子必終惠吾民侯當復來又有言者曰前年其官覲或黜或陟顧治績何如今侯上計政無缺矣上將嘉賞焉侯行矣請數曰以俟言已羅拜以别且相與

屬肅以序肅辟不獲竊惟考績計治試能課最之法在
虞周漢唐宋者覶于經史則既彰明較著矣國家制度
一稽于古其考績内外之官于守令深所注意以其于
民爲尤親也居是職者可不慎歟若侯之慎于其職誠
有如士民所言者抑又何云雖然爲九仞之山者非一
簣所積作五畝之宅者非一木所就成百里之治者非
一日所能也然侯視事日淺民已戴之其詣闕報政將
獲上考不已美乎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羽儀

于天朝俟之才也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願俟歸所治士民之心也敢以是爲序士而長于詩者咸詠歌以繫焉

送太常博士薛文舉還朝序

洪武十四年夏五月六日上御奉天門太常博士臣薛文舉謁告歸省既得旨遂走上虞覲其母夫人居無何當還朝徵言以贈肅辭不獲因自念天子龍飛之初嘗與孜禮樂于太常亦竊知其說矣上既定天下以事之

大者惟祀故祀天地祀宗廟祀社稷山川羣神咸極于誠敬其禮儀之注樂舞之等牲幣之數則司于太常而太常設官莫崇于太卿其屬莫重于博士雖秩有尊卑其為清選也則一上嘗慎簡其人非學修行潔者不得與于此而吾文舉孝廉士也以文學應詔上親策之授太常博士其太卿則呂公嘗敭歷中外政譽飈起令居是職又以忠良孝順為上所親信及得文舉以為屬公固優禮之而文舉亦竭其學佐公典禮所以贊上之行

事者寅畏小心夙夜無有怠焉故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羣神歆上之祀幽明交孚神無怨恫物不疵癘太和所洽六合以寜禮以之而明樂以之而備底盛治于中朝開太平于萬世斯實上之誠敬有以致夫福祥也而文舉幸得從公周旋揖遜于其間豈非千載之一遇乎文舉宜益有以自勉矣抑肅嘗拜太卿公于浙江公賜之教不敢忘故因贈文舉以言而及于公者以公方掌禮樂而深願公為唐虞之伯夷夔也

長林先生文集序

長林先生既殁之十年其嗣子子清踵門而告于余曰我先人嘗尹慈土與吾子往來談說文事及屬纊余齒尚幼不能収拾遺文倘有存于子所將刻以傳焉余聞其言而驚異之曰子有斯志吾黨士孰不欲助之矛然先生平昔為文稿就輒棄去余所手抄不過在吾邑所作者若其宦學京師出入禁林冑監餘四十年而著述散落無幾故余嘗以所抄合而名之曰存稿每行四方必

置于橐箕隨所得而編入之以傳于永久顧未能也今
子之來惓惓焉欲取先大夫文章以刻為人子者不當
顯揚先德如是耶遂以存稿授子清而友人潁川黃九
成浚儀趙汝能嵩城俞尚楎相與命工鋟梓且閣辭屬
序于肅肅于序先生之文義不可辭而諸君之趣亦堅
因述先生之文行論議而書于首簡曰先生天台人年
十三四即從鄉先達走錢唐過金陵游京師盡識天下
鴻儒碩彥或師焉或友焉大肆力于古文辭有譽王公

間由是以察薦署遼陽路儒學正上疏請廟祀箕子于
朝鮮中書奏行之授内宰司照磨歷序自古后妃而評
其賢否曰内鑑進之中宫廷議以其有裨于王化及助
教國子以董仲舒當從祀孔子廟庭疏上而朝廷用其
言轉應奉翰林文字同侍講金華黄公溍入史局編纂
國史文名益起遂選為上虞令治尚亷簡聲聞于朝擢
南行臺監察御史命下而先生殁矣先生每謂夫六經
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于此繼丘明

者司馬子長子長為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為文中之雄繼子長者韓子深醇正大在唐為文中之主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為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州之精覈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蘇長公之痛快亦宜諦觀熟考以自成一家斯吾有志而未遂焉者也能遂其志而自成一家其在國朝羣公之文乎夫趙江漢如星斗著天行列森羅而光氣煥發劉靜修如御車廣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庵如豫章

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内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苻堅總師以多而敗虞部庵如長江大河清暢渾浩會歸于海而後止黄金華如洪波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碧揭豫章如明珠在淵光輝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為至寶馬石田如彞器陳于宗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穠縟重複李五峯如秦漢間人語言蕲絶而頓挫至如袁清容博興敏捷長

於應制如歐陽圭齋麗碩鋪舒未離賦體俊邁如陳莆
田雅馴如程熙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
稍弱如危太樸是十數公雖時有後先皆以文而知名
者也夫我則措辭欲似班馬字字經思欲似柳州序述不
茍欲似臨川豫章第恨才弗逮志耳嗟乎先生之文行
既如彼而論議又如此此其所以涵古茹今薈萃精粹
內實外華發之于辭簡而備嚴而溫奇勁而順適含蓄
而明潤工于紀事而持論不浮在十數公間自成一家

不可以弗傳傳之使世之君子知先生之約文動關世教若祀箕子仲舒兩疏者其亦可以考信焉先生名希元字希元姓林氏自號長林子云

黄氏月會序

記昔先王之教民以睦也不睦則有刑益刑以糾不睦而使之睦是天下無不睦之宗族也宗族且無不睦則孝友于其父母兄弟爲有不篤哉然自風漓俗媮人紀斯斁雖父母兄弟猶有弗篤于孝友者而况睦其宗族

也邪乃于此時能明倫理以睦宗族隆之尊祖重本之道申之禮義廉恥之方相與務為善良不為惡慝將使和氣充周由家化鄉則君子安得不深與之哉若吾鄉黃氏之月會是已黃氏其先江夏人後居大梁七世祖諱發有文學尤善騎射仕宋官至武經大夫扈駕南渡卒葬上虞蘭芎山下子孫廬于墓側因占籍焉世遠族分或居郡或居邑或居村落惟春時祭墓一會輒散而其情弗相洽也族之長者曰廷玉及其從弟曰國輔曰

士心曰君定此四人議曰吾宗族雖有親疏之殺然以武經公視之固一體所分也分而無以聯屬之幾何其不視族人為塗人也因相顧而慨傷且念夫子程子所謂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者犁然契于其心乃共定為月會所以萃其族而修其睦也其法每月吉舉族之人悉集族長之家致薦于武經公畢以長以幼序拜相慰問外懸族譜圖而觀焉使知夫某為某之子某為某之孫而某之祖某之禰又同出自于某祖世次秩矣

則族長命于衆曰凡在茲會莫不出自武經公者也可不念其先德乎或讀書明理或力田治生處有以仰事而俯育出有以尊主而庇民使族屬與有榮賴焉可不謂武經公之賢子孫乎衆皆曰唯又命于衆曰毋以妻子之昵而敬衰于父母毋以他人所間而愛弛于兄弟于長幼毋廢其節于親戚毋失其嫺于朋友鄉黨毋失其信義果能此矣可不謂武經公之賢子孫乎衆皆曰唯又命于衆曰婚姻喪祭必相為禮病疾孤弱必相存

恤易直子諒必相感化頑率奢傲必相决去是十數言者乖其一斯乃武經公不肖之子孫也衆皆曰唯敢不服膺斯言以為懲勸既乃序坐酒三行或五行行數不越匕箸以果脯食則抗饑而止不務豐厚使可繼焉既會又懼夫會之屢而或怠也不遠數百里寓書來吳請著之文以昭示永久予家與黄氏世姻國輔丈之二子曰麒曰麟者予外弟也當其冠時予實揖遜周旋于其間而鄉人已稱黄氏之好禮矣令又舉兹月會以合其

族非好禮之切者能若斯乎雖然試攷諸禮昔之合族
者必以廟故天子祭七廟則凡七廟之子孫咸得而會
焉諸侯祭五廟則凡五廟之子孫咸得而會焉卿大夫
祭三廟則凡三廟之子孫咸得而會焉士惟二廟雖再
從兄弟亦不得而會祭況緦免者乎是固合族之禮自
天子至于士截然有等而士已不得于廟徧合其族況
無廟者乎然令之卿大夫士或再世而眛其祖之所自
出而以塗人視族人者有矣豈不重可慨傷乎則黄氏

之合族也以月會蓋亦得夫以義起禮之徵權此君子所以深與其能睦焉者也抑予又以為其會有言辭以致其教戒有飲食以綴其情意惓惓焉惟先德是念濟濟焉惟士行是修則子弟有出仕于朝為列卿為御史為尚書郎而宗會之盛如花樹韋家置為義田給其衣食給其嫁娶給其喪葬而羣族得所如姑蘇范氏且將建家廟以合其宗族者或由茲月會而致之也夫故為書之以俟焉